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左彥沖及妻郭氏合葬銘

左彥沖既卒六年其妻郭氏卒吾次五女也時以奉使遠距四萬里外踰五六月乃知其死而哭之又二年東歸其家以祔於長沙羅洋山夏家灣彥沖之葬吾方奉詔北行未有銘也至是乃合爲之銘彥沖名渾實爲湘陰左氏父景喬舍人以文章高天下其季父今相國陝甘總督恪靖侯尤貴顯舍人治天文恪靖通地理古今沿革及關塞險阨要害彥沖小字丁安與其同母

兄壬叜竝精敏善學生八九年侍諸父談論能喻其旨指畫星次辨其經緯壬叜能精思遂通弧角九章之術而彥沖尤工文自五經傳注及史漢之書皆爲之正句讀辨譌誤竄定之本蹏二三尺終日操書據几俯而讀仰而思若迫不及待者一室悄然不知有人吾嘗以彥沖體不任氣血不華色憂其不長獨覘其精神內斂嗜書若飢渴焦思極能以求有得不遺餘力又私幸其志銳而氣方昌宜不竆於用年二十二中庚午科舉人又舉一子明年禮闈報罷就省其嫡母兄定海廳病歸其子亦殤又明年卒壬申二月初六日也以其兄壬叜子

瑛爲嗣王姿亦旋卒遂以其子兼祧而所撫其嫡母兄女實許字吾次孫本謀五女性溫淑知書年十二喪其母遂歸左氏雖幼已能敬事其兩姑彥沖病割臂和藥以進既卒不食三日屑金服之皆不死其病也拒醫藥不御曰死吾志也何醫爲其姑諭之爲進一匕以丁丑七月初八日卒年二十八嗚呼彥沖之才闇修深造窮極古人之域而未有已也孰使其生夭閼無聞以不得昌其志若吾女者慧惠貞靜又豈多得耶天之於斯人也酷矣夫銘曰

左氏之興訖三百年文昭武烈載飛而鶱䑺䑺兩生蹶

跡以起眎其所爲有進無止溘然以盡電沒風驅宛宛
吾女追從其夫我悲無窮豈莫非命萬古同穴於死猶
幸

魏母王夫人墓志銘

夫人姓王氏衡陽人　贈中議大夫諱某之孫
贈通奉大夫諱某之子年十九歸魏氏實爲吾友魏君
蔭亭之夫人王魏皆衡陽世族夫人少承禮訓嫻女儀
尤邃於詩其歸魏氏舅葵臣先生官臺灣同知夫人奉
姑於家與其娣姒朝夕承事能敬以和臺灣君卒官祿
食無存餘而食益繁夫人區畫井井內奉姑外贍親族

能寛以裕已而蔭亭以佐今相國李公軍累功保道員加布政使銜諸子皆貴盛夫人躬不弛其勞家不易其素爲能順以有常也以同治丁卯六月初七日卒於銅陵之大通鎭年四十九以夫貴　封一品夫人某年某月歸葬衡陽縣西之煙沙衝子四人某某女六人適某孫十二人女孫五人初蔭亭以貧故奔走以給養夫人實承事焉既終母喪挈家東下會常熟賊乞降蔭亭奉相國檄往撫遂以其家入處示不疑賊帥李侍賢憤悉眾攻益急城無守兵蔭亭簡料居民與自衞兵四百人乘城拒之左右謀出夫人曰而公無守土責誠不忍

降衆之無主也誓以身殉吾去則人心益搖爾曹但努
力城幸完無害吾家在也去是何歸乎發所藏佐軍食
家僕數人屬使登陴戒毋餒曰吾軍憑城賊雖衆何能
爲比援至賊稍稍引去蔭亭乃笑語夫人曰吾自謂膽
壯君循循臨急難乃能如是其卒於大通以從蔭亭督
榷務病甚日僕婢侍疾者使更其勞謂諸子曰此亦人
子淵明之詩可念也嗚呼其存心之厚又如是也所爲
詩雖內姻無知者嘗曰此非婦人所宜也取適吾性而
已因以悟性齋名集既卒蔭亭爲彙存之其子綱刻之
京師光緒二年嵩燾擢兵部左侍郎距夫人之葬十年

矣綱具狀言曰吾母嘗葬久而墓石未具及先生之在京師礲石丐銘輿致之衡陽亦吾父之命也乃追次其卒葬年月而系以銘銘曰

維魏大名仍世紹聞夫人承之載揚休芬逢時艱屯奮戈從難父子齊軼隨陸絳灌褒功甄勞其施孔多不享其隆委蛇山河首邱衡陽面瀟負嶽彌億千年式此規䕶

陳母李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李氏處士大嶸女世爲義甯州人年十七婦於陳氏及事舅與姑而舅年最高承事最久舅心安之每

語贈公汝有孝婦無以我爲慮贈公亦嘗語人聖人之言曰終身可行其恕乎吾婦其近之矣以是施於家孚於人人推其致孝於舅姑者以仁其宗族鄉黨下逮臧獲視所推惠皆若其子弟然督課其子弟又若嚴師然當道光之季天下繁富以侈靡相高李氏故鉅族親黨問遺豐厚太夫人常裁之以禮曰吾求其有繼也其後十餘年東南亂作贈公治團保衞其鄉里以勞卒太夫人則鐲家督子弟從軍討賊曰此何時乎汝曹盡一日之力宜有一日之效其子右銘觀察果用才能顯於時有名光緒元年右銘官辰沅道治鎭筸鎭筸新設之鳳

凰廳也爲苗防重鎭地磽瘠軍米轉自旁縣城北臨江所謂烏巢江也沱江白江二水自西合流抵城下名西門江水湍激巨石離離蹲立截行舟使不得上陳文恭公巡撫湖南謀疏濬之不果右銘度水勢遠近鑿石通渠獨俸入萬金猶不足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是地方久遠之利未宜以難自阻計卽吾日食所需節縮以給用累少爲多功幸完右銘於是毅然任之自瀘溪北通沅水舟楫輻輳城下兵民大歡於是而知太夫人明敏斷決識道理當時賢士大夫或罕能之所以能貞於德光於有家施益宏而意量常無窮也太夫人生於某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七十八累　封至太夫人子三長樹年四川某官次觀瑞早世次卽右銘咸豐辛亥科舉人湖南候補道加布政司銜女某某孫某某曾孫某某右銘旣卜地平江縣之金坪奉太夫人以葬以於嵩燾夙好也習知太夫人之賢來請銘銘曰

天岳盤盤山水所都藴眞孕靈磅礴扶餘幽宮隩區是營是宅彌億千年以竢有德曷云天相惟德之恆造家延後於傳有徵累哀以榮是曰賢母鐫石埋銘用詔永久

胡母陶夫人祔葬志銘

故太子太保胡文忠公既葬十有八年而夫人陶氏卒於長沙通泰里第其子子勛奉以歸益陽之某里某原啓封而合窆焉文忠公之葬也　天子賜之碑銘褒寵休烈表示萬世而納壙之文闕焉未備於時子勛幼也夫人既葬之明年嵩燾歸自海外子勛具狀請銘夫人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安化陶文毅公之女其家世具載　國史年十六歸文忠公其讀書知禮法實始受敎父母繼又受敎舅姑氏人不知其貴家女自始笄又爲命婦從官京師及涖仕貴州更歷豐約險夷欣戚夫人處之溫溫無弛勞無侈費而務勤施廣惠以蓄其德

終身不渝文忠公巡撫湖北任軍旅戡定東南夫人常留居守刻己自勵珍食藥餌以時輸之軍無乏尤持大體文忠公會師九江安徽賊屢上犯武昌以撓之夫人屹不爲動其後文忠公移營太湖夫人遂挈子子勛歸長沙幕中士丁取忠慮爲民望也阻之夫人曰吾義在殉夫無殉城之責向者之不去爲老婦一身無所惜今公以兒子屬我去吾分也取忠乃服文忠公建箴言書院未就夫人卒成之又建胡氏學塾教家子弟嗚呼文忠公功業在天下延施無窮學士大夫多能傳其遺事以自重其文若夫夫人之德無文以昭諸後世將使其

善行之在人者隱而弗曜宜於人心有歉焉此子勛所以請之勤也夫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四無子立夫從弟子子勛爲嗣以 賞舉人由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合併爲三等男娶陶氏候選道稅之女夫人弟也一女嫁監察御史周開銘孫某某文忠公延攬人才嵩燾自翰林假歸文忠公駐師英山發使迎勞數千里至武昌夫人致饔餼有加其後雖家居有事必諮有故必省曰文忠公遺意也嵩燾以是感夫人之賢嗚呼是亦難能也矣銘曰

聖淸二百年大湖以南元功傑士蔚然興焉嶽嶽文忠

實爲之樞機天下之士奔走輻輳以知所歸爲　國爲民具徵之史施之於有家惟夫人之媲美宛同穴之爲祥更千萬年旣用以臧匪吾銘之能恆德有恆而逾昌

李母吳宜人墓志銘

宜人吳氏湘陰人故州同銜吳公尙絅之女同知銜李公發甲之妻吳氏巨族饒於資宜人少習勤儉忘其爲富家女佐其夫理家政稱多量少爲李氏健婦李氏素富自宜人之世更變水旱寇亂凡富民居城邑耗敝無一完者而李氏益以起其家宜人之助爲有力焉宜人長於其夫一歲事其夫至八十有三又後五年乃卒老

壽繫祉於時爲盛終其身衎衎爾無尤怨於人無封靡於家子孫詵詵習其教無有踰越其賢尤可念也宜人生於嘉慶二年丁巳歲十月十五日卒於光緒十一年乙酉十一月十四日年八十有九子三人遵植州同加同知銜遵蔚候選從九遵慕中書科中書女三人孫十人孫女六人曾孫四人遵蔚遵慕早卒遵植將以其年十二月奉宜人之柩葬邑南吳家渡山莊之陽嵩壽於李氏兩世交好承事而爲之銘銘曰

居室以敬型家以正維德之順夫賢子良既壽以臧於時有光究觀終始彌年歷紀能此有幾湖湘之濱峩峩

者墳有考斯文

楊母陳夫人墓志銘

兵部尚書總督閩浙楊公夫人陳氏旣卒之十有三年子鴻度顯楷卜葬夫人安化豐樂鄉兎塘山之陽又逾年奉夫人行狀來告曰吾母幸得地以葬勤事於工周一年而墓碑未立將使吾母之德闇而不彰無以昭示後之人予小人煢然在疚莫知所從實始受命吾父以先生之文能信而有傳也敢以請案狀夫人晜存之女光祿大夫某之冢婦年十四婦於楊氏夫人不逮事姑而贈光祿公與其兄弟方同居夫人承事嚴舅以勤其

舅之黨而加豐所親澣濯饎爨一任之身而賓祭之需甘旨之供日儲以俟其乏而歡有餘若不知貧尚書受學羅忠節公從領一軍功最多左文襄公旣出視師假尚書爲佐其家日榮顯矣夫人簡料有無內仁族黨外周姻故日殫心於所事而勤有餘若不知其身之貴也尚書爲布政使浙江夫人始從之官汲汲以求贊成其德有施焉先之有勞焉其之尤嚴於課子曰在官而紛靡之習足以奪其志趣也爾父在公無暇私憂其子此吾事矣故其卒也尚書以失其助親故之託以爲生者以失其依家人之供事左右下逮臧獲賤者亦皆失所

瞻事也夫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三子三人鴻度顯楷顯楨庶氏顧宜人出也女四人孫二人孫女二人夫人晚而喜佛不茹葷酒病亟而神志湛然無他言惟連言且欲歸去而已豈其生固有自來耶嗚呼是可銘矣銘曰

雪隴炎滇江陬海維軍麾所躡乾清坤夷朝夕鹽齏春秋藻蘋不有其家以勤夫人承事尊旋字仁嬰弱在困常亨處豐遜約族姻承之如華附蕚量盈劑虛納之權度四十年餘詎云悠久蘩昌博大乃在身後受福斯隆校德尤多納銘詔世昭信巖阿

胡母全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全氏江西金谿縣人　贈奉政大夫諱啓謨之三女　贈通奉大夫諱某之婦諱某之妻湖南候補同知署邵陽縣知縣學潮之母也少習禮儀端靜淵雅年十六歸胡氏家固貧也贈公積精於學以家委夫人而父母皆健在潔晨饔夕劬勞黽勉以勤婦事生子學潮十歲而贈公卒扶侍尊章檢誨遺孤婉順無愆德象有儀門庭雍肅里黨稱焉姑疾篤夫人視藥溫寢夜以繼日在侍累月罔有惰容訖病且憊內姻見者敦勸休息夫人泣曰貧不能畜媼婢誰當侍吾姑者然夫

人雖貧摒擋綜理常若有餘諸姪或無力營室家常爲之擇婚得立門戶如是以爲常學潮旣長始嘗祿養涖仕湖南夫人就養官舍茹蔬衣縞戒無令有加於居約時學潮由攸縣典史洊保知縣擢同知兩署邵陽縣知縣夫人皆從焉告令所出諮諏稟承曲得體宜偶沾微疾遂至大漸邑民祠禱山川以祈年壽感傷思慕德惠脩長是有徵也夫人以嘉慶十四年己巳八月十三日生以光緒十二年丙戌八月三十日卒於邵陽官舍年七十有一子一學潮女二長適江氏次適鄭氏孫一某旣卒之明年學潮奉其柩歸金谿以營葬祖山請先爲

之銘學潮既仕具夫人節行請旌於　朝初　封太
孺人以轉官加級累　封太夫人寵光維休承祚綏
福上致服勤孝養之隆下有端操型政之美檢會始終
可云純備乃爲銘曰
毋始嬪胡實張門閥厥初艱劬薦葵茹蕨獨隆於養上
奉尊章旦興夕作饘酏酒漿子生在嬰遽失所天扶持
病姑身與縈旋子壯而仕拊膺自慰終持一節躬躬如
畏既耄考終歲紀悠遐祿養匪匱德則云多歸葬故邱
山川淸美納銘幽墟以詔惇史
周毋陶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陶氏甯鄉縣人國子監生諱文洛之女適同邑周氏舅諱厔縣學生　贈建威將軍累　贈榮祿大夫夫夫諱世泰　贈建威將軍累　贈榮祿大夫周氏故豐於財自夫人之歸家稍替矣兩世舅姑皆在堂內外尊屬及夫昆弟雍雍濟濟充溢門庭贈公篤文學喜賓客過從酒食無虛日夫人以冢婦主家上奉尊章下支門戶饎爨井臼蚤暮寒暑劬勞黽勉而歡有餘祖老失明祖姑又嬰錮疾夫人事之尤勤權其倦逸涼燠審容察微惟意所需進御以時無失銖黍祖病革歎言斯婦賢孝必有後也吾家其幸昌乎會兵事起子

達武累功至提督貴盛極一時餘子資文武歷顯仕者相踵也夫人習守勤約疏食練衣戒其家無侈榮觀不易其素有餘以須親族故舊同治元年正月初六日以疾終於家年六十有七子六人振榆振貴太山寶慶協副將振林達武甘肅提督　賞博奇巴圖魯世襲騎都尉康祿湖北候補道殉難貴州新城　贈內閣學士　予謚壯節孫四人家祜二品頂戴廣東候補道家濂一品廕生家煜騎都尉世職家銳曾孫四人聲廉聲庠聲慶聲庶元孫一人忠榦以其卒之歲某月葬夫人縣南鶴數山之原越二十有六年達武官甘肅提督

遣兄子家祜來告曰吾母之卒也兵事方殷母命戒無

令達武知分軍旅之心達武歸視葬倉卒未能備禮銘

墓之文至今闕然懼無以彰吾母之德使後有聞也敢

請追爲之銘納之隧道以訖葬事乃爲銘曰

潙山盤盤雄俊所都厥有賢母體靈應符自初來歸人

隆家喬負荷艱辛愉其容色聯翩六子奮起自躬旌麾

四羅堂宇尊雄險夷豐約隨其所處於心泰然何有吐

茹在困不慽處盈不矜發祥膺慶惟德之徵斂形斯邱

世滋芳烈千齡萬代視此銘碣

楊母向太夫人墓志銘

光緒十有三年春太子少保陝甘總督楊公奉其母太夫人自乾州移家善化逾月而太夫人病又逾月薨於所居之里第於時楊公年六十有五矣弔者至拜哭盡哀唁至必泣失聲喑焉未嘗有言自始喪至卒哭至葬不出喪次不輟泣湘人相驚告以純孝皆曰楊公孝如是是亦可推知太夫人之德比葬具狀徵銘勒於墓石嵩燾辱與楊公交好四十年於太夫人之德粗有聞也其曷敢辭遂承事而爲之銘太夫人姓向氏父承林與楊氏皆籍永綏廳生四歲歸楊氏爲

誥封光祿大夫實臣公之配家故貧也太夫人少習勤篤事其姑向

太夫人孝而能養封公始以行伍起家居乾州累官至獨石口副將太夫人皆從咸豐初楊公領水師定東南寇亂名聲日盛太夫人乃語封公所爲透迤一官門戶計耳今更何竢即日去官歸年未六十也楊公擢福建水路提督督辦江西軍務旋授陝甘總督戡治回亂念兩親年漸高疏請終養凡五年封公薨中更越南之亂

詔起領軍駐臺灣備海防逾年兵罷仍歸終養又九年太夫人薨太夫人仁施於鄉禮被於家積德累祉福祿純備同治二年楊公以水師轉戰長江薄金陵而太夫人病　上聞詔問起居　賞人葠光緒九年

皇太后萬壽　賞敎忠衍慶額及紫檀玉如
意大段紅紬就其家　賜之與封公皆逾八十之年
及其子貴功成位高得請終養修晨昏視膳之節十有
餘年初　封淑人　晉封夫人累　封一品太
夫人蒙被　天恩垂問存賜極人世之榮楊氏世承
其休而載其德而太夫人始終之誼膺受多福咸曰宜
稱夫人生於嘉慶六年辛酉歲正月十一日薨於光緒
十三年丁亥歲三月十二日年八十有七子二人岳斌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陝甘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
騎尉彪勇巴圖魯載壽湖北候補道前卒女一人適熊

國恩孫四人正儀花翎三品銜福建候補道懋儀江蘇候補道潛儀樹儀孫女五人曾孫七人道洪候選縣丞餘皆幼以其年十月葬善化一都溫江山之陽銘曰

宏農之裔賢雋所鍾發祥有自肇基女宗　聖祚中興篤生耆耇膺期誕德是謂名母躋登耄耋終始襃榮仁風遐揚何有虧盈斂形茲邱遺徽永耀扶輿問疾

天子有詔

曾母熊夫人墓表

夫人熊氏湘鄉人處士熊超羣之女今河道總督太子少保威毅伯曾公之配也夫人始歸曾氏其父母大父

母咸在督家嚴蚤暮請事堂上退與姒娣承事澣濯箴紝井臼庖廚推遜就勞夫人終日愉愉無拂色文正公躬定粵匪之亂諸弟皆從討賊威毅伯以一軍特起遂舉江南功最多凡浙江湖北資俸所入均推惠宗族親舊振鄉里之貧乏者夫人口裁手量稱其平終日欽欽無溢容文正公日嘗語嵩燾曰吾家衡山之陰婚媾不出里衖見聞不過耕穡樹蓄吾兄弟自命奇偉妯娌五人聚居一堂皆各負經世之略視天下事無不可衡量而重輕之吾父嘗顧自憙笑曰諸婦使治軍臨政事裕如也吾家庶幾有延乎嵩燾因是備詳夫人識量才略

經紀庭戶之內精潔嚴密鉅細有程度推解施濟規畫久遠必其利可常威毅伯以才伏一世罕所當意然獨推服夫人之言常詘而從之及夫人薨哭曰是事我三十年曲折完好惟躬惟敬猶吾私也其其所見知裨益我者多也吾此頁友其可無耶蓋夫人之德可述者如此自古有國有家者之興必有通德明識助修其內行以厚積其德於家而後其施之也隆而傳之也遠君子之正其家所以內事其身亘厚也而固有秉成於天者焉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吾觀曾氏之興內德之助何其多也聖賢推論天下之理必本於仁義仁以育

之義以正之由天下達之一家莫能易也夫人終身踐蹈禮法之中行而宜之可不謂義乎惠及親疏遠邇可不謂仁乎以仁義佐興其家可不謂遠乎曾氏賜爵受封胙土命氏以貽其子孫其故可思也非偶然也亘有由也夫人以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里第春秋五十有一威毅伯方官東河總督旣命兄子紀澤銘其墓而夫人之子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紀瑞正一品廕生紀官刻石埋之而樹碑於其墓道謀所以表示其徽行而以命之嵩燾於是著其有關曾氏之大者揭而書之以詔後之人

陳恭人墓碣

恭人陳氏名隆瑞祖遠熊父興壋所稱杜卿先生者也其家世居城西距予家數武兩家相得懽世相婚也先生始以女字予長於恭人既卒更爲恭人受幣予家故不甚貧自辛卯壬辰六七年大潦至不能舉餐予兄弟補弟子員恭人來歸生事漸裕然時苦之歲暮責負者至相聚愁歎恭人視之怡然予赴陳太守館江西恭人涉贛江東出豫章從予信州還渡鄱湖浮大江徜徉而歸歸遂病明年予成進士粗能自贍恭人病歲加篤食之稍豐腆者未嘗入口衣之稍鮮飾者未嘗一被其身

也咸豐二年遭亂從家玉池山又避寇湘潭之石潭奔走流離日暮就旅舍某人輒遣從婢規視池井溪渠遠近曰有急以訖吾事再從予游數千百里相呴相濡私咻咻然悲相泣也比予游宦京師顧以病不能偕泊引疾歸某人病憊甚卧起需人然竟能有身生女未逾月卒某人性純慤約己厚施與人無怨惡予性褊多怒遇人有過失某人一意掩護彌縫無敢聲言及久覺露予輒從怒某人家人習某人之畏事也更相與咎過某人漏言語以恐之某人吶口短氣自懟所以蔽覆之益勤一不出語自明予嘗笑某人愼而葸又益勞然無以易

其性也初吾母張太恭人病革詔恭人曰若善事我吾
視若順也天其有以報若嗚呼孰知其病且死若是遽
也可哀也已恭人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歲二月十
五日卒於咸豐十一年辛酉歲五月初六日年四十三
所生兒麂也今伺幼女三人予爲恭人營塋某山之陽
刻石爲銘銘曰
孰曳之輪而行次且孰張之弧而居睢盱恭人宛宛何
吐何茹不喻其誠而反怨爲日月斯逝其肅可追嗚呼
恭人茍有過而誰吾規

郭母羅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羅氏湘潭人　贈武顯將軍諱某之子婦
於郭氏爲　贈建武將軍諱某之配有子四人松林
湖北提督芳鏡候選知縣出後夫弟傳均南軒提督銜
記名簡放總兵芳鈖候補副將太夫人賢明有禮
法孝事姑推姑之教以善其家必當於其姑之心順事
夫推夫之仁以施其鄉必適於其夫之志郭氏世爲富
家至贈公始貧太夫人歲竭其力贊賓祭佐施與躬自
節縮衣食儲所需以待應時取辦如未嘗貧其後貴盛
子若婦又皆孝求所以爲太夫人懽無弗至者太夫人
居處飲食衎衎爾無異在約時子婦侍妾課以績紝日

有程如未嘗費贈公始嘗有意置義莊贍族太夫人則
以命其子曰自汝祖以上十一世有甚富者十一世以
下則皆貧今歲出所有周之無甯竟均與之此汝父遺
志也於是提督君以下及諸子婦承太夫人命盡括所
有推而納諸宗族爲義莊存其籍於官歲會計其族人
斂所入均之及諸所爲利濟事咸備部使者以聞於
朝　賜署書旌之方是時太夫人之名聞天下　朝
廷亦驚異其所爲雖古所稱義田若吳范氏無此盛也
同治十有一年十一月壬寅太夫人以疾終於家年六
十有一子存者松林南軒女四人其一倘待字孫五人

女孫四人以十有二年四月葬湘潭脈灣之鳳形山先是芳鏡戰沒甯國贈公及姑劉太夫人相繼卒逾年女夫黃振楚戰沒滑縣芳鉁又戰沒鍾祥太夫人哀甚南軒體羸也又戰屢傷意尤憐之然聞有　詔屬以軍事必速之行松林官湖北提督間一歸省太夫人戒曰我婦人猶知古義在公忘私今後無以我爲念南軒留侍太夫人以孝聞提督君在軍得士心在官仁賢又得民心凡行惠及人必咨告太夫人洎太夫人病襄陽士民奔走祈禳若憂所親聞其卒皆哭太夫人之德孚於人與其子之孝所爲能繼其志皆可述也銘曰

朝有寵錫以昌其延積善累基匪今伊先厥施隆隆自今逾廣遂殫其藏均仁族黨篤生豪偉　天子是毗歸榮所自德象女師歛形茲邱其封若廈鐫石埋銘敬告來者

胡母彭太夫人墓志銘

夫人彭氏益陽人父曰甲諸生壻於湯氏於　贈光祿大夫鄉賢胡公爲僚壻相愛遂以夫人歸贈公次子春藻先生生於時贈公之兄玉峯先生以力田起家子婦內外下及工作百數十人執爨井臼以飭婦事無敢或逸太夫人遇勞必先娣姒之均勞者相爭以先其當食

與衣必退處於後娣姒之推食與衣者交讓以後鄉里皆曰胡氏之家勤且賢也如是是其將興乎已而夫兄雲閣先生起家進士官詹事府正詹其子文忠公遂以太子少保巡撫湖北推恩　貤封太夫人太夫人自少至老服勤而身無倦容處榮而面無華色濯澣縫紉未嘗不躬親也祭祀賓客未嘗不致其蠲潔也惟勤惟儉以豐其家而惟恆以貞其德夫庸非婦德之常然者哉然而德之盛固莫盛於是矣春藻先生之卒夫人年且六十先後舉丈夫子七人女子二人又爲先生納側室劉孺人舉丈夫子四人女子三人皆天撫夫弟子[illegible]

翼又天先生以憂傷嘔血死於是棐翼再以夫弟子爲之後夫人骨肉彫傷之戚蓋三四十年未嘗少間終其後子孫之繁衍棐翼爲尤盛將非剝極而復理固然耶抑天歷試之艱貞以彂表夫人之德耶夫人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卒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年八十有九子棐翼附貢生保舉知縣加同知銜孫八人子勛子勤子勷子功子勣子勦其二殤也女孫四人子勛出後文忠公棐翼將奉葬夫人泉文河洲新山之陽使來請銘銘曰

胡氏始盛夫人來家累勤以豐爲時光華種德自初其

生孔多十有六人女㝅男鬌世不一育鳳邪麟邪卒命之後跗蕚旁加韡韡六孫如春在葩俾熾而昌乃始萌芽九十考終象服委蛇甄德誄行溫惠柔嘉卜宅允臧泉交之河於萬斯年吾銘不磨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新甯縣江忠烈公祠記

咸豐四年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詔公死事地及嘗所立功及湖南行省建祠以祀而新甯公生長地又數有保全鄉里功邑人謀祠公因言曰禮祠無常制而居庳不足以崇廣公德則益侈其閈閎峻其墉垣堅屋崇敞丹雘畢事公之弟達川觀察忠濬幼陶刺史忠淑則引以自任以塗以垸取具於家曰吾敢勤邑人凡為費萬有二千餘緡經始咸豐八年冬十月落成咸豐十一

年夏四月置祠田供香火歲穫穀二百斛以廟祝董祠事而今廣東巡撫劉公長佑記名道劉公坤一副將李公輔朝皆以贊公軍事致通顯又謀鏃金益置田供祀事及歲脩之費幼陶以書來曰願有記嗚呼公之功溉於天下而名孚於後世施於吏事未數月而民懷之用於軍旅三年而東南數千里保障之功爲大蓋公之生與死天下以爲安危而豈新甯之人哉然而人皆曰天生公才以爲天下而公二三年之間糜精敝髓劌剔彌綸功之及人無窮而其識之遠神之完以施於用未宏也知公深者尤相與悲哀悼歎痛公之無年然則新甯

之人習公深而思之有尤至焉者公始以孝廉究心當世之務度廣西亂將起而新甯爲寇衢倡團練於鄉手擒巨逆雷再浩其後李沅發之亂公弟達川用公遺法討賊有功而廣西賊果大起公奉　詔視師新甯團練遂名天下比公薨六年石達開犯新甯猶用鄉團破走之嗟乎軍興以來治團練起任將帥爲名臣公與羅忠節二人而已世謂平賊之方獨有團練而德義信勇若公與忠節者誰哉而公獨發其端於亂機未兆之日率先楚人發揚蹈厲功名節義相望以起新甯之於公其尤宜追思不忘者與公弟汝舟忠濟數從征有功後

與賊戰死巴陵之羊樓峒　贈按察使銜得從祀公嵩燾彙次公之大端記於石爲之嗚咽流涕思天下之艱難而重悲公之不復見也時咸豐十有一年秋七月

江氏義塾記

江忠烈公祠既成其弟達川幼陶復謀構學舍所居之旁以教其族人曰先贈君閔族人向學者少欲爲此而未逮也忠烈公實言之敢無敬承其志夫古昔聖賢所以必務使人興起於學豈將以爲富貴利達之資哉其澤之躬而耳目見聞之途正其措之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誼明其教之成而風俗變而湻美其才之廣

而天下國家之事任焉而皆宜故夫學之為術極天下之繁賾而不可終窮而其本在於忠孝仁義忠烈公以義勇為鄉人倡田夫販豎皆知感激奮發以急　國難

國家德澤入人之深至此而益見而亦忠義之蘊於人彌綸旁薄自然而慷於天下者也而忠烈公於此急欲開以問學將自其族之人以達於其鄉其意以為忠孝者生人心者也而是非得失之辨語默動靜之宜受成於古人焉而後沛然不疑於所行江氏義館之設以惠其族人也大矣夫將明先王禮義之教以淑人心文教明而人才懋焉將求之文也文愈盛而士氣日囂忠

孝之誼將薄故道莫著於明倫而莫先於廣識識定則持之爲有故而發之爲有本居鄉而化當官而理聰明廉潔而可以益其才武健椎魯而可以善其用此忠烈公之志也江氏以是爲學吾見其才之成大且多也有日矣爲之記而推明賢聖立教之旨以眎其族之人俾知所先務爲幼陶兄弟之一助焉

羅忠節公祠堂記

國家之盛衰興廢存乎天而治亂因乎人人道不終窮也則常有豪傑不世出之才起承其敝以與天之氣數爭勝得則功實昭焉不得而繼之以死而忠孝之誼以

明於天下嗚呼此人道之所以立而天心往復之機所以託而昭焉者也湘鄉羅忠節公起諸生以一旅從督師曾公恢復武漢轉戰蘄黃之閒東出豫章平廣信義甯諸州郡武昌再陷上書督師規畫天下大勢請以所部間道出崇通與鄂撫胡公會於武昌以攻城傷遽卒

事　聞　天子愍焉　贈巡撫銜諡忠節

詔所在建專祠以祀盖距公之起事纔四年而公始終所部三千餘人而已軍興以來戰功之多莫公若者天下以是哀傷思之尤深而公在軍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艱難困躓處之夷然獨念時事之日非生民之塗炭若

有迫而伺焉以惟吾心之咎其視功名榮寵猝加於其身無足爲其歆喜儻所謂豪傑不世出之才非耶在周易凡爲卦卽事以明吉凶而已獨於困曰貞大人吉於師曰貞丈人吉天地否塞道喪民流君子處此窮達異位皆困道也無已而行師蘄刈吾民以毒天下此豈武人陰慘之能勝哉聖人於此急正人事之宜而戒之以貞剛中之德用以消天下之險阻而微功喜事無所庸焉二者之吉蓋以此爾故於師曰以律律者貞也亭林顧氏謂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謂之律春秋傳郤縠以敦詩書說禮樂任上將漢趙充國

之言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觀於此公之以道濟天下之窮安危利病身任焉而不
疑者亦可知其由來矣諸葛公歸自祁山乃謀校變通
之道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處極亂之時值事機之變兵
多將繁民以重困寇以滋豐武人之氣昌君子之憂也
公之出處本末可以爲丈人之貞矣而輿尸之凶告焉
然則爭勝於氣數以死而無悔亦豈非公之道然哉公
故居羅山弟某子某爲祠堂於所居之旁徵記於予予
是以綜公之生平記其大者而祠之所以成略焉其斯
以發明公之志也夫

嶽麓書院碑記

古者立學詳於邦國而統於君師比閭州黨庠序之敎皆各以其長董之降及漢唐學校之制僅存立敎之意微矣至宋而書院興然後諸大儒者起任師儒之責以修明禮敎之遺相沿至今而不能廢蓋聖人所以盡性而盡人之性者非能作而致之而已必將有詩書禮樂之文以游其心於高明之域升降揖讓之節以馴服其耳目手足於和雍之規而其爲敎又在反而求之彝倫日用而要而致之於中正仁義使其性之所發無過不及之差心之所存無有奇淫邪僻之爲害者是以萃夫

民之秀者習而游焉沉潛而饜飫焉豈以是獎之爲利哉而百司之事於是裕焉而待理天下國家之任於是取求焉而不匱於用人才之成學校之效所從來遠矣漢興廣厲學官以文學掌故爲利祿之階則司馬遷非之而其時齊魯諸儒習禮孔氏之堂陳車服禮器考儀者習其容治經者傳其義尙有以自得者嗣是諸經並立於學傳習者少師儒之道益衰於是始有書院會天下之學者以道相承以業相勖規濟學校之窮而廣師儒之益君子之學之大防有必辨者義利而已矣盡天下之學一出於科舉其所謂書院者亦以是爲程泛然

不知聖人之教與其所以學者之爲何事是豈立學之本意然哉嶽麓書院肇始宋初有四書院之名而吾楚嶽麓與石鼓並列其閒守臣劉忠肅公眞文忠公次第修明南軒張氏及子朱子實躬教誘之七八百年閒湖湘人文日盛而未聞有大儒名德相踵以起今相國曾公以道德文章爲時歸仰起鄉兵討賊一時任將帥若江忠烈羅忠節李忠武諸公乃多出宿學卓然以扶翼名教砥節礪行爲心意將有人焉起任斯文之責者以相繼於兵革摧殘之餘同治七年中丞劉公閔書院前毀於兵有意振新之方伯李公發帑金四萬屬郡人士

成君果道黃君國瑞陳君乃瀐丁君敏忠視講堂齋舍之就傾圮者除舊布新益廣前規凡在學者感發奮興樂書院之有成相與泐其事於碑方南宋時有朱張爲之師而士之學行猶閟而未光也元明以來人文稍盛矣抑又無與作興之今二公者爲政知所本如此其爲道與敎又益絕遠於俗而吾楚忠孝廉能隆然以起有向學之資其將有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宜以大興起於學者乎於是舉也又始基之矣

九忠祠碑記

國家治亂盛衰倚伏消長原本人事而苟非否塞之極

則常有豪傑偉人介生其間以應天下之變弛張詘伸開闔變化終以其身與亂相離既久而後定學士大夫意索氣熸不可復揚也倡勇敢肩忠義而殉之乃多出孤介沈淪傑特之士咸豐之初粵寇起東南今相國曾公奉　朝命治鄉兵討賊而忠烈江公忠源以一軍特起立功聞天下實開之先遂殉廬州之難其後忠武塔齊布公忠節羅公澤南皆奉　旨建專祠於是有三忠祠之建已而忠武李公續賓殉三河壯武王公鑫沒廣昌又合爲五忠祠其後加祀文忠胡公林翼壯果蕭公啓江勇毅李公續宜忠毅張公運蘭名九忠祠其間

惟塔齊布公以蒙古人隸湘軍平湘潭賊有大功得專祀湖南省城其八人者忠烈江公籍新甯文忠胡公籍益陽餘皆湘鄉人始建忠烈江公祠得城北古荷花池隙地左右居民治園圃盡收其土拓而廣之以次相比為九忠祠皆別室通前為門右為饗堂歲時祭祀奉其主而合饗焉祠右有池稍復荷花池之舊為臺榭亭館雜植花木蓋皆出黃南坡方伯經營之功嗚呼天下郡縣之積設官尹民所以求治者其力皆足以致亂而出死力糜肝腦蹈白刃以與賊相咋挈疆宇以還之　朝廷其平生或未一霑祿食祿食矣而仕亦不豐是以

朝廷嘗褒而大之　賜諡建祠俾忠義之報垂美無
窮文忠胡公以翰林開府武昌爲　天子股肱心膂
負天下之重而頗晚出忠烈江公名最先其亡亦最夙
忠節羅公實始從曾公起鄉里自壯武王公忠武李公
以下皆所嘗從受業者蓋曾公以忠孝大節率先豪傑
爲天下倡萃湖南一隅之人士厚積其勢與力騰踔以
起以能揉淬天下而蕩滌之而終措之安前後十五六
年建專祠省城九人文武將吏附祀各專祠百數十人
別祀昭忠祠千餘人而忠武鄧公紹良武烈滕公家勝
忠愍曾公國華靖毅曾公貞幹誠恪江公忠義武烈劉

公騰鴻忠壯李公臣典別建專祠又數十人不與焉於是推論始終敘列名諡揭之於碑以昭示　朝廷勸獎忠節慰荅臣民之至意

江幼陶重修新甯書院記

天地之道鬱積久而必洩而盛衰升降相衍相嬗常有人焉開之先楚以南地廣數千里南接五嶺新甯之爲邑當五嶺之右迤窮荒嶮岨民猺雜居而江忠烈公崛起其間以書生任軍旅率先楚人發揚蹈厲戡夷大難於是新甯百餘里閒兼圻節鉞閫井相耀忠烈公之弟達川汝舟皆以一軍起家至監司其季曰幼陶屢出屢

自謝免歸專志一力樹績於鄉自孔廟文昌宮試院學田賓興苟有裨於斯文廢者舉之闕者興之而書院工爲最鉅凡爲講堂一爲院長之居五爲齋舍生之居百有二十旁爲廳爲夾室四以居司院事者有興作於斯會議焉蓋幼陶與劉文卿郎中王丙垣學博鄧鑑吾孝廉爲之倡工費逾萬而膏火之取給於院田者釐舊增新費又倍焉捐資助工者十有五人而已旣訖工屬嵩燾記其事於石於是嵩燾作而言曰古者造士必於學而常統於　朝廷唐之季州縣始自爲學道術寖廣民俗日趨而文爰訖明世以至於今十室之邑皆有書院

高者閎侈下者簡陋人文亦隨以隆汙焉屈子楚詞成於羅汨之交濂溪起自舂陵天下之文開於楚而後無聞故自漢諸賢祀於學者六十有二人濂溪倡有宋道學之先楚以南無得祀者徐氏集經說百二十有一人阮氏集
國朝經說百有二人楚以南無得敘錄者前無與承後無與述相與沈淪汨沒終安於卑陋忠烈公以武功倡而吾楚蔚然顯施功業人相望也幼陶令又以文學倡夫文武之用一張一弛而常相待以遞興意將有人焉導揚楚風而紹濂溪之業者乎惟其積也久而發之以時人心怠而思奮其濡漬於學也將遂宏演

以肆掔提楚人日抵於賢聖斯豈獨新甯一邑之私哉嵩燾故樂爲記之並以告夫吾楚之士之有志於學者

船山祠碑記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燦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其先而自南宋至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

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旣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葢先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愾於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訓詁於　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逸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四種善化賀耦耕先生刻之貴陽又

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兵湘鄉曾沅浦宮保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溢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朋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闇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

羅君世琨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

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城南書院名宦院長二祠碑記

城南書院舊有名宦院長二祠各爲之總位名氏官閥弗詳嵩燾既請之中丞劉公修復各祠之就圮者乃屬羅君世琨考定院長余公廷燦以下九人名宦楊公錫紱以下五人益楊公實始建城南書院左公以次移建

書院及刪修各祠廟者也又得吳公榮光一人始以經學訓詁校試肄業生自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闈省試成之者李公發甲而前此請定南北中額有趙公申喬始請分闈有潘公宗洛同時又有呂公謙恆典試湖廣屢以分闈請迄今無能舉其名矣四公者皆有惠於楚人士趙公李公既有專祠而潘公呂公之祀久缺友人李黼堂方伯議請以李公祠改建爲三賢祠意以主分闈者三公實先後之合祀爲允楚人以崇祀李公久不能易也嵩燾既爲二祠設位以祀乃於名宦祠上方增祀四公以存其梗概夫爲院長者學行各不同要皆有教

澤留遺爲名宦者治行亦各不同要皆有功學者使夫後之人入拜祠下慨慕流連以知書院之建始自某公分闈之議始自某公而成於某公治經始自某公一政之及人俎豆歆之不能忘後起者可以勸矣亦使知夫書院之緣始與其讀書取科名疊更諸賢經營籌畫積之久而規模始具所以崇學而興賢者若是之艱難也承學之士繼而起者亦可以勸矣祠既成並爲記其事於壁俾吾楚之人有考焉

湘潭郭氏義莊記

自宋以來士大夫相獎爲推讓以仁其族下至委巷平

民家有饒餘則率出田均食宗親計口授餐名曰義莊然或百年數十年輒隳壞以盡獨吳范氏義田行於今益八百年古仁人有所興造於時各視其量之所極量大則傳之久長而吾觀范氏所傳遺法亦若人世義莊之爲無殊異者然則其所謂量者固非取具一時之法而已其道德聲名積之深而施之廣誠有其本也范氏義莊侵削者屢矣而卒延以永邦人士敬禮之官吏亦從而護持之是以將圮而復興歷久而愈光也吾宗子美軍門起家節鉞功被社稷名聲震天下同治庚午由湖北提督歸省長沙以母命盡蠲所有貲產爲義莊以

贈其十一世祖以下伯叔兄弟卽其諸弟與其妻若子並以歲計口受分大吏以聞於　朝得　旨襃異

賜署書以旌之范文正公以德子美以功相望八百餘年以傳之久遠無疑而子美悉竭其私並其先世所遺畱及弟妻所蓄積傾之又未知文正當日所出俸祿之餘亦若子美之盡發其藏一無私焉否也是其奇節偉行且欲駕文正而上之豈惟郭氏子孫世世敬守以無失墜其自邦之士大夫上迨有司以達於長吏相與維持保護與子美之功之名照灼天地以永無窮載名簡末皆與有榮焉子美之弟涵萬軍門歸自襄陽傳其

兄命屬爲之記因書以詒子美且告後之讀斯記者

絜園展禊圖記

同治十有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三日重集絜園爲展禊之會於時宿雨初霽晴雲靄空時露姸日園花嫣然倚風微笑相與飲酒樂甚已而喟曰永和距今二千年相視猶昨日事以羲之之文也當時顧長康已爲作圖而蘭亭禊序至唐始顯長康之畫至元始顯傳世久而收名也遠今取快一日之間紀之以文摹之以圖取自爲豪而已則又何必後於蘭亭之游也是會也羅研生舍人年最高岸然撫膝想念唐虞老梅臥地如几一童子

倚杖旁立舍人所自號爲梅根居士者也冠素霞冠曳朱履撚鬚注視類有道者巴陵吳南屏學博也據案揮毫侍者環立旁一童子捧軸進大興楊海琴觀察以善書名者也高顴廣額面頎然槃薄一室老畫師會稽孫朗靑刺史也據石端坐不甘短視揚其目若睇遠者平江李次靑方伯也手書席地背負山傲兀自喜者龍山劉史亭明經也憑几睨海琴觀察作書回顧小童若有所語絜園主人張力臣方伯也蹲踞地上偉榦蹣跚自負霸王之略善化何鏡海觀察也瞑坐蒲團左右修竹颯颯若微吟皋蘭朱香蓀少尉也納手袖間撫樹微眺

樂南屏老人之趣意引而近之玉池老人嵩燾是也入園引囘廊兩梧矗立憑軒作董督嵩燾之弟崑燾意城也凡會者十一人以蘭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十一字爲韻人賦一詩並以齒序嵩燾當第五人意城第七人南屏老人旣爲記而嵩燾序其後並其弟屈居十一人之末者謙也蘭亭會者四十二人盛於今日矣而自謝安石孫興公以下詩成若遜少之數凡十一人與今日人數適相當無憂罰巨觥者未知蘭亭之果盛於今日否也自西漢相沿以三月祓灞上遂爲盛集亦或以八月而韓詩傳稱鄭俗三月上巳執蘭水上以

祓不祥後漢書禮儀志據以爲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魏晉以後乃獨以三月三日今之展禊猶漢儀也而唐宋詩人以展佳節爲名遂亦因之至於此會之由來詳南屏老人前記更歷二千年有欲追續此游可考而知也

石筍山房記

予往來醴陵樂其山水淸夷曠遠特出雄秀意必有畸人傑士生其間及吾身求之而固未見也晩乃得稱三吳君稱三之言曰韓氏愈之文李白杜甫之詩實始盡變古人之體制而以才自放繼此數百年能者六七人

耳皆以才自放而極盡體制之變者也其餘才性之所近依類以求合焉皆足以取名於時而其久而益光者必其能自變化者也故其成有大小其才力之所極有難易要歸於能自樹立不苟同於人嵩燾竊偉其言夫衡嶽之峯七十二湘流九折環屈其前望之而若迷挹之而若絕其蜿蜒旁薄盡有七十二峯之奇以成其大遠近臨視盡態極意而莫有同焉斯極爲變化之盛者哉稱三所居曰石笥山林園之勝甲一邑有亭翼然有溪澄然峻坡巨嶺蟠旋曲抱十餘里而郭其外窅然自具邱壑有類其言文者嶽者山之極降而以山名不知

其幾千萬也陋長疏密以獨擅其勝爲奇杜韓者文之極降而以文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淸奇繁簡以能自立其體爲至稱三之文予旣受而讀之矣儻遂能命駕醴東訪稱三之廬而觀所謂石筍山者乎夫山水蘊奇效用於人一成之邱一卷之石賢人君子流連寄意而稱三汲汲求詩文以表其居夏遂湮沒吾見稱三文日高此山將日顯後有語醴東山水之勝低徊景慕爲其地增重者非此山房也與

浩園雅集圖記

光緒六年春三月新甯劉公自粵移督兩江衡陽宮保

彭公適巡江東下相見長沙而善化少宰黃公方以浙江督學假歸省墓於是李君次青朱君宇田李君仲雲黃君子壽張君力臣鄧君彌之及吾弟意城相與會觴於曾太傅祠之浩園彭公據石作古梅高八尺雄奇自喜題詩云莫言老幹堅如鐵曾歷千霜萬雪來起立四顧拈鬚大笑相將篢石步池上循水榭憑欄展坐縱論天下得失劉公獨上危樓俯淸池橋亭水竹暎帶左右怡然有邱壑之思其意量皆若不可窮者自曾太傅起一軍削平寇亂將相接踵以起聲名動天下二公功益盛名益高黃公官翰林且四十年爲老師祭酒各以王

事會於鄉里耆壽得與諸公文酒從容揖讓一堂之上此景良不易得而諸公所至光氣照耀學士文人追摹而贊頌之以自矜寵矧今聚集歡讌衣冠言貌偉視一時於是十一人各圖其形刊之祠壁以志湖湘韻事更千百年必有流連慨慕想念今日之盛者是會也黃公自以居省會亦附主人之列云

瞿曾青先生二圖記

瞿曾青先生嘗作二圖一自寫其身由少而壯而老乘枯查方羊海中少者持揖而老休焉曰自濟圖一寫其夫人及其三子曰課子圖先生讀書負奇氣困鬱無所

發攄隱於畫以自見其自視其身無能有爲於時而畢其心與力以有待而爲生雖其子之成否若亦無與於其身而惟其身之計抑古之賢者固有羹藜不糝曳履不完而歌聲出金石彼其於身無待也而其道之行不於其身而待於後世然則先生於此其固無待乎將以其無待者自幸一日之生而泰然以自足以其有待者屬之子若孫而已無與焉凡爲此圖五十年其孫子玖學士始出而求所以表章之其課子圖則學士之父與其世父叔父擁經環立年皆未逾冠也自古豪傑偉人之生必有所自命雖在貧賤其氣概嘗加於一切功名

富貴之上先生之視諸子誠有以異於人而待以發其志事跂而及之惟日不足而先生固曰吾有待也在我者無待而餘皆有待無待者躬任之有待者將假諸人以任之先生亦自憙其夫人之賢足任其子之教也得所任而後其所有待以行者積焉而不匱行焉而不憂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王介甫敍仲氏訥當寶元康定閒言者喜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訥獨推言尙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爲禦戎議二篇盡其在我之無可待者自畢其心與力以無有憾而其餘利病得失之言可無言也此聖人所以待之天下

後世無疑焉者也嵩燾於是二圖竊有會其意旨爲其記族有天下國家者取則焉

聶仲芳心齋跋

莊子人間世篇有心齋之文而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夫齋之言齊也潔齊其心是謂心齋非使其心虛而不受物不能使之潔齊故曰惟道集虛魏晉以來燕居之室名齋卽取潔齊之意仲芳觀察揭所居曰心齋人生大要莫如治心持身應事及當大任皆以一心爲之準則言心而萬事萬物具其中可謂持其本矣莊生知道者放言自恣而精微固存仲芳自得於心齋之義與

明世言心學者固有異也